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海遊記
第十三回 栽嫖賭梁陳雙受計 移死屍包宋兩婪賊

詩曰： 簽頭名目最高強，執票施行面有光。

性命不饒錢可買，閻王好見鬼難當。

神衿作彼新人犯，副役呼他小正堂。

玩法誤差甘領責，常從板下喊爺娘。

府縣差齊到徐府。有個家人徐文與府宅門包成、縣宅門宋光交結，會眾差道：「請諸位進財，不必問公事。」眾差道：「徐二爺不錯的，我們候信。」公子令徐文去會包成、宋光。府縣各送銀一萬，門包加二，瘦羊出詳道：「徐姓賣身婢子碰石身死。收屍結案。」府批如詳。

徐忠回來，稟稱是臧居華、鑿清作祟。公子命裁去兩局薪水，二人更恨公子。盡七後乘舟過青洋看墳。臧居華看見，向鑿清道：「我有義弟梁勇在青洋賣唱，是隔壁書吏陳安的妹丈。同他定計弄到小徐。」臧居華約了梁勇，交一張狀子，托鑿清送與瘦羊，看道：

梁陳氏為強姦衝打事：有徐璧人同臧居華泛舟青洋，邀氏夫梁勇共載，璧人乘間到氏家，逼氏通姦，喊救始免。璧人忿怒，率徐順、徐忠等衝打氏家。幸臧居華勸散。氏夫畏避不知存亡，捧呈衝毀器物求究。

瘦羊出簽，拿究宋光，來會徐文。道：「人都騙你家，打一個去，免百個來，你出個大注，就無人敢騙了。」徐文請公子送縣五千兩，門包加二。果然改簽，拿龜棍梁勇。那梁陳氏托臧居華送狀子到府，包成探知宋光的事，來叫徐文料理。徐文道：「不料理了，衙門多，那得許多用。」包成道：「你照縣裡交與，我連梁勇說明，保無後患。」

徐文只得也出六千銀子。包成趁艾奇不知，自留二千兩，送官二千兩，餘銀臧居華、鑿清、梁勇瓜分。陳安熱了眼，來同臧居華、鑿清商量狀子。鑿清送與瘦羊看道：

書吏陳安為誘賭詐財事：安鄰徐璧人請鄰臧居華、鑿清及安在家飲宴，出骰子同擲，以瓜子、乾豆為彩。安辭不解，璧人固強說，賭酒食不禁。安只得勉從。酒後將瓜子、乾豆輸吃，兩用一粒全無。璧人才說，作籌的乾豆每個五兩，瓜子每個一兩，一籌全無應輸一百兩，安無錢。璧人聚僕攢毆，逼寫欠字，有臧居華、鑿清為證。求訊究。

瘦羊道：「又是你二人干證。」鑿清道：「小偈仗太爺，臧居華仗府大老爺作證，何妨？」瘦羊提訊臧居華，通知包成約宋光同會徐文要照例。徐文道：「替我懲治騙的人，便允你。」二人道：「使得。」縣提陳安責三十板，告府狀又打二十板去怨。臧居華、鑿清二人道：「緩圖報仇。」臧居華騙房契，那房子還是公子交謹因管的，曾養一人在內。臧居華收拾房子，將此人逐往萬法寺住。問他來歷，那人道：「我是金沙島西鄉張信，來此販貨覆舟逃命，遇徐公子收留到此。」臧居華道：「你只空人，替我照應修房子。算房錢罷，仍到萬法寺去吃飯。」

房修畢，臧居華約鑿清去接思寶。臧居華同住棚子裡，剩下貴兒思義、居安。鑿清把居安送整容齋作徒弟，摸上了貴兒。礙著思義在藥鋪，假合外症藥，取砒霜，包點心，把思義吃死，方得同宿。因家中無人，到育嬰堂領回思學，滿頭痢痢滿身瘡，過了貴兒。鑿清生厭，又在南海觀音殿後勾上鄰女江杏。姑得意，吟詩道：

朱紅窗子小樓台，

幾日春寒掩未開。

偏是東風多惹事，

隔牆吹過杏花來。

人傳好詩、好棋，又會琴，出瞭高僧了。一日有報，路死人要施棺。臧居華往看過，會陳安道：「後巷死花子，無人守。你今夜背到小徐門上靠著，好出氣。」陳安依辦，天明徐府開門，死屍跌入。門丁驚喊，臧居華、陳安已到。喚坊甲報官，瘦羊來驗，鎖徐忠去。臧居華報知艾奇，也鎖徐順去。包成、宋光會徐文道：「人命大事，嫖賭小事，都有例價。」徐文回卻都加差帶，媒婆，要到內室來拘公子，只得又出二萬四千兩。辦了個路到乞丐。徐順、徐忠放回，約徐文、徐元同稟公子，道：「日子過不得了。」公子大驚，正是：

休言財去人安樂，